

于上海人，大约都是有自己喝咖啡的简历，甚至称得上简史。

我最早喝咖啡的地方，是雁荡路复兴公园门口的点心店，白天吃面吃馄饨，晚上吃咖啡，是不是很海派咖啡？钢化玻璃杯就当咖啡杯了，一把铝合金小匙，匙底打了个洞，即便顺手牵羊带回去也派不了用场。咖啡，也仅有清咖奶咖两种；有正在学英语的同道显摆了一下，清咖 black coffee，奶咖 white coffee。总有一帮小青年在那里聊发“愤青”“文青”之情。狭长条的点心店很是简陋，倒是有玻璃移窗，看得见窗外路灯下的男男女女。这个点心店后来拆了，竖起来了上海第一座外销楼盘——雁荡公寓。

这一段个人咖啡情结，似乎给我设下了埋伏，几十年后我对咖啡和咖啡馆的取舍，是与之有关的。

我至今偏好最简单的清咖和奶咖。有了各种花式咖啡之后，清咖和奶咖似乎是老古董了，并且不是每一家咖啡馆都给老古董预留了太远古的咖啡。到了咖啡馆，“随遇而安”更是贴上了喝咖啡这件事情。

尤其是我，不是任何一款咖啡和任何一家咖啡馆的“咖啡粉”。通常，我只是到我需要的咖啡馆去。

有些作家可以去咖啡馆写文章，甚至同一家咖啡馆，一去便是经年，我是做不到的。让我在咖啡馆里写文章，我的心是散的，只会看周遭，却不会想自己了。听说海明威在

棕色的“墨水”

马尚龙

巴黎时，习惯去一家咖啡馆写小说，我无限崇拜之余想明白的是，在咖啡馆里，即使让我抄一遍《太阳照常升起》，也完不成的。

我需要存在的咖啡馆有两类。一类是约会咖啡馆。比如要谈一件事情，找一个双方都便捷的咖啡馆，是很不错的选择。有很多次的采访，或是一些策划，我都提议去咖啡馆。这要比在工作室里随意，尤其是便捷。有了正事，咖啡只是道具，也就少了苛求，不会刻意找一家真正的蓝山咖啡，或是猫屎咖啡之类，那是不务正业了，也是对蓝山和猫屎的不恭。我至今还记得有几次很重要的约会是在哪家咖啡馆，还有采访的内容、甚至采访中的细节，但点的是什么咖啡，从来没有记在心里过。

还需要另一类咖啡馆，我自说自话称它是“歇脚咖啡馆”。时而有这样的需要。一个活动结束后，后面还跟着一个活动，中间有一两个小时空白，回家再出发，耗时耗力，不如在下一个活动地附近，找一家咖啡馆歇脚。

要沿街，有窗，安静；网红咖啡，自然不是选项。上海有七八千家咖啡馆，我想去的咖啡馆并不难找。或是靠窗，或是一个角落，有了

一杯咖啡，独坐而不孤独，歇脚才是惬意。何况还有手机当作咖啡伴侣，空白的时段不再是消磨。

歇脚咖啡馆，大多只去了一次，不大会再去，因为下一次不会在这里歇脚了，如同上一次歇脚也不是在这里一样，但是歇脚是一样的。

惬意之时，身心最是自由。看着咖啡馆内外的人和物，甚至是咖啡馆里的一个摆设，或是窗外马路上的五颜六色，不免想入非非，揣摩起互相之间的关系。经典电影中的咖啡馆邂逅，就是这样拍出来的吧。

某次在咖啡馆歇脚，恰有朋友路过，从窗外看到了我独自呆坐，有点诧异；推门进来，问我在等谁，我说我在等自己。朋友心里或许像我乱想人家一样在乱想我。彼此都想多了。

今年咖啡味浓，众多媒体做足了咖啡文章。新民晚报记者徐佳和邀我用一句话写上海的咖啡情结。咖啡和上海，一本书也写不完，片言只语怎么说得清楚？“金句”是客气话，“一句”才是要求。我像磨咖啡豆一样磨出了一句——咖啡是一瓶用来书写上海街头文化历史的棕色墨水；或者倒过来，有一瓶用来书写上海街头文化历史的棕色墨水，叫做咖啡。

颇有些自鸣得意，却又对咖啡颜色钻牛角尖了。清咖是黑咖啡，奶咖是白咖啡，那么咖啡是什么颜色？

我觉得，蜜饯算得上是全球华人尤其是华人女性的较大公约数。蜜饯品种的丰富程度，与一个民族的味觉系统精细程度和口感多元化密切相关。有中国人的地方，总是盛世荒年，蜜饯都不曾被冷落，其杂陈的五味实在能解华人冷不丁袭来的某种馋。

东汉《吴越春秋》的“越以甘蜜丸糒报吴增封之礼”，据说是有关蜜饯最早的记载。也有种说法：蜜饯的起源与杨贵妃密切相关。贵妃酷爱荔枝，可是从蜀地到长安即使快马加鞭也保不住鲜果的寿命，于是催生出蜜煎荔枝肉防腐技法。后来蜜煎演变成蜜饯。苏轼有“时于粽里见杨梅”的诗句，那是北宋的蜜饯粽子。在《金瓶梅》中，西门庆和友人吃酒时配了几碟果食，其中就有“衣梅”，犹如蜜饯，香甜美味。“这本书里的茶事有多达七百余处，茶楼茶肆遍布城中大街小巷，饮茶不是清饮，而是搭配荔枝干、杏干、桃干等蜜饯和饽饽、火烧等茶点，是平民的生活业态与社交方式。上世纪初，有千年技艺传承的北平聚顺和蜜饯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，击败日本福神渍和法国台尔蒙罐头，获得金奖。可见蜜饯面前，人人平等。

师友常有通俗金句，比如“粗人不吃橄榄”。生于上海、祖籍苏州、有一半绍兴血统的他介绍这是句绍兴老话。江南人算是比较爱吃橄榄的，但真正的橄榄老饕在闽南，在潮汕，他们对橄榄有入瘾般的难以自拔。出远门时，行囊里一定会有一袋橄榄，乏了，油腻了，想家了，就会嚼上几颗，那是故乡的水土。

拷扁橄榄、盐渍橄榄、甘草橄榄、陈皮榄等是我办公室零食的“常在”。很喜欢以竹壳缠红线、每根竹节般缠出三四粒橄榄的包装，以小捆出售，商标常以某某行命名。还有以陈皮裹咸橄榄被禾秆草扎紧的广东三宝扎和南姜咸甜橄榄糝，陈香醇厚，咸香中和，能涤荡烦渴，醒神解腻，让平凡点石成金。

少女时代我极其嗜好蜜饯。读小学时，广东凉果已成系列，多来自潮州庵埠，这地名曾一度让我以为那是一座庙。十来岁时，爸爸去某国宾馆开会时带上了我。他开会时，我在大堂看绿毛龟。傍晚开席，先上十碟蜜饯，我左右开弓大快

朵颐。待到冷盘热菜各就各位，长辈们把我的碟子摆成一座山珍海味的小山时，我的胃已基本被蜜饯塞满。那夜盛宴，菜式精致，氛围高雅，可不开眼的我浪费了这难得的机会，却饱餐了一顿登峰造极、刻骨铭心的蜜饯大餐。

比起苏式蜜饯的绵甜，我更喜欢广式蜜饯入口时的刺激快意。采芝斋名气大，蜜饯价格比庵埠凉果高得多，可年少时我无法体会它的好处。然而外婆是采芝斋的忠粉。她坚持认为采芝斋的苏式话梅好过广式话梅数倍。外婆年轻时曾过着肥马轻裘的日子，对于吃，她挺讲究。她说人老了，口味趋淡，更中意悠长。我似懂非懂。但见她推牌九时口里还含一颗苏式话梅，许久许久，才吐出核来。等到我30岁以后能约略体会她那个“淡”的意味时，她老人家已作古多年。

前几天深夜与河北籍老友聊天。我说年幼时很喜欢冰糖葫芦，妈妈有时会给我买一根，频率不高，因为贵，更多时候买棒冰雪糕。南方因为湿度大，冰糖粘牙，山楂个头较小，冰糖葫芦并不出色，但小时候我却觉得它是天下最好吃的零食之一。其实冰糖葫芦是必须衬着北方青灰墙砖胡同为背景，才能真正具有乡愁感。老友说他小时候一年能吃到两次冰糖葫芦，一次是春节，一次是庙会。北方的冰糖葫芦糖不粘土，就算灰土弄在糖壳上，也能一吹即净……回忆自带滤镜，倒比实实在在吃它更有趣，那种乡土情意和古早味，让冰糖葫芦更多时候不是物理的，而是精神的。

前些年我去香港的频率不低。那些不起眼的实体店也曾客似云来。在零食店，内地游客常常动辄称千八百元零食，结算时店主麻利地多赠送两罐糖果和一两磅西梅塞在纸袋里。那赠送的西梅格外酸甜丰腴。我大爱“么凤”话梅王，是话梅中的爱马仕，口感扎实饱满，100元也就几颗。那些年也常有友人去香港出差公干。每每他们去香港时会特地找到尖沙咀的“上海么凤”凉果店，称上一袋话梅王和一袋话梅肉，回上海后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悄悄塞给我。我们平时联系并不多，各忙各的，却总是个安心而稳定的存在，且梯队靠前。么凤话梅王是我们之间的小仪式和温暖的线索。

这些年我去香港的频率不低。那些不起眼的实体店也曾客似云来。在零食店，内地游客常常动辄称千八百元零食，结算时店主麻利地多赠送两罐糖果和一两磅西梅塞在纸袋里。那赠送的西梅格外酸甜丰腴。我大爱“么凤”话梅王，是话梅中的爱马仕，口感扎实饱满，100元也就几颗。那些年也常有友人去香港出差公干。每每他们去香港时会特地找到尖沙咀的“上海么凤”凉果店，称上一袋话梅王和一袋话梅肉，回上海后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悄悄塞给我。我们平时联系并不多，各忙各的，却总是个安心而稳定的存在，且梯队靠前。么凤话梅王是我们之间的小仪式和温暖的线索。

王鸿定先生是我的同乡，浙江镇海人氏，出生于上海，开口是少见的老派上海话，儒雅斯文，很有腔调。

鸿定说他的名字是外婆起的，颇有点“飞鸿踏雪泥”的况味，起伏流转，而尘埃落定。

鸿定12岁时，小学美术老师陶为泓带他去家里拜见自己的父亲陶冷月先生，复又拜会钱君匋先生，深得先生喜爱和器重，允许登堂入室，由此得以结识钱镜塘、朱启钤、顾廷

龙、承名世、陈秋草、王个簃等一批书画大家，观摩他们的作品。也是在陶为泓老师的启蒙之下，小学四年级的鸿定

开始学篆刻。刻刀在石材上切削冲披的快感，像在手战场横扫千军指挥若定，既见性情又考量功力与耐心，他很快迷恋上了篆刻，经常从徐家汇路的家步行到朵云轩，省下往返的8分车钱，去买一枚便宜的印石。朝夕手摩心追，又禀赋过人，所以一超直入如来地，他很快荣获上海市中小学生篆刻评比一等奖，给评委韩天衡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若干年后因缘际会，再遇韩师，赞赏之余，遂推荐鸿定进入上海中国画院高研班系统学习篆刻。因为已跟随钱君匋先生多年，在班级中显得卓尔不群。他的篆刻上追秦汉玺印，下及明清各流派，每涉一派，技必专精。当时的校长是张桂铭先生，亦十分欣赏鸿定的才华，二人言谈契合，遂成忘年好友。张先生后来一直是定园的常客，家也离得不远，经常下午散步过去，慢条斯理地闲谈，一直坐到傍晚离开，有时还会电话约上我。他的优雅从容与平和谦逊，让人难忘。

鸿定亦潜心书法，历代法书名帖皆临习过，尤

对秦诏版、石鼓文、大孟鼎、毛公鼎等用力尤深。他的书法与他古拙朴茂、奇正相生的篆刻风格相映成辉，整体气质皆温润质朴，静中有动，可谓骨

刻若合符契，颇有文人气象，又似自然天成。鸿定先生25岁那年，风格渐趋成熟，便应钱君匋师之邀，一鼓作气完成了一套弘一名号的主题篆刻作品。印稿风格多变而气息沉静，疏密离合之间，只觉古意盎然，清气拂人，精彩绝伦。印稿起首有王遽常先生的题名，还有钱君匋先生的题记：“王君鸿定，颖悟异常人。幼即嗜书画篆刻，及长，篆刻专攻秦汉玺印，临摹不下数千方，尽得其神髓，直可乱真……”

近些年，鸿定入藏百余方先秦秦汉古印，日夕谛视，真气相激，促使他重拾刻刀，并尝试在各种材质上奏刀。玉器、玛瑙、水晶、琥珀、竹根、象牙、青铜、金银器，不胜枚举，无不气贯足，光华夺目，连部分印章盒都是自己手制的，无与伦比。所谓气收自觉忽平，神敛自觉言简，容人自觉味和，守静自觉天宁，对于鸿定先生来说，便是他自然的心性与习惯，由之贯注眼底心中，奏刀有如神助，华彩纷呈。而整体气质不偏不倚，更加祥和清宁，放在

我28岁那年在《巨人》杂志发表了生平第一部中篇小说《闪亮的萤火虫》，当年调入少年儿童出版社，担任文学编辑。当时陈伯吹先生担任少儿出版社的顾问，每周会过来为儿童文学出版出谋划策，那一年他已76岁高龄，还整日沉浸在写稿、审稿之中，鼓励大家为小孩子写大文学。

年末的一个内部茶话会上，陈伯吹先生来了，《巨人》杂志的主编朱彦老师将我带到陈伯吹先生身旁，介绍说这是一位新冒出来的年轻作者，提及我的名字时，陈伯吹先生微笑着对我说：“我刚读过你的《闪亮的萤火虫》，小主人公顺儿写得真好。”

他问起我为什么选择儿童文学，得知我之在黑龙江上山下乡，当过五年教师，便频频地点头。初出茅庐的我被巨大的幸福感笼罩，直至今日，想到这一幕仍深深感恩。陈伯吹先生是德高望重的一代儿童文学宗师，有纯粹的老派读书人的气质，学问深厚，清雅谦和，他

刻若合符契，颇有文人气象，又似自然天成。

近些年，鸿定入藏百余方先秦秦汉古印，日夕谛视，真气相激，促使他重拾刻刀，并尝试在各种材质上奏刀。玉器、玛瑙、水晶、琥珀、竹根、象牙、青铜、金银器，不胜枚举，无不气贯足，光华夺目，连部分印章盒都是自己手制的，无与伦比。所谓气收自觉忽平，神敛自觉言简，容人自觉味和，守静自觉天宁，对于鸿定先生来说，便是他自然的心性与习惯，由之贯注眼底心中，奏刀有如神助，华彩纷呈。而整体气质不偏不倚，更加祥和清宁，放在

对儿童文学的执着和痴迷，富有个人魅力和强大的感召力，冥冥之中也鼓励我在尔后的40年里，将文学才能和对未来的期许，一并交给儿童文学事业。大家尊称陈伯吹先生为陈伯老，彼此熟悉后，我有时会省略一个字，喊他一声陈伯。也是有感于陈伯老像邻家老伯伯一样亲和，热诚，仁厚。那时我住重庆南路南昌路，他住瑞金路南昌路，我多次他饭后散步，走着走着会弯到我家门口，站在大院子里和我这“小朋友”谈他近期写的散文作品，也谈儿童文学的过去和现状，介绍好看的书给我，有时会嘱我把无名作者的稿件带给各个编辑部。后来，我还能在出版社食堂见到陈伯老——我怕排队，每次午餐会捱到食堂里人烟稀少、快关张了，跑去吃一口。想不到陈伯老

也“吃饭不积极”，有时很晚才来就餐的。有几次我看到他独自坐在最无人问津的一隅，一旁的服务员已在收拾桌子、扫地了，便跑去问他饭菜凉了，要不要热一热，他说没事的，解释说先前在忙手头的工作，不知不觉超时了，变成废寝忘食了。

从履历看，陈伯老1927年出版第一部中篇小说《学校生活记》，在他91年的生命履历中，连续75年投身于儿童教育、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，直至生命最后一刻。他的童话集《一只想飞的猫》，评论集《儿童文学简论》，翻译作品《绿野仙踪》《小夏蒂》《出卖的人》成为儿童文学宝库中压箱底的至宝。他的文学视野、他的博才、孜孜不倦、惜时、自律都是极其罕见的，他对儿童和儿童文学事业



古印中亦不逊色，仿佛时光安然沉淀。

霜降。定园的龟甲牡丹开花了，红艳而有光芒，是一种初生的懵懂和明媚。花朵下垫伏生长的绿绿色植株则满布沧桑的皱痕。这盆龟甲牡丹已经一百多岁了。而承载它的良渚黑陶双耳罐，更有五千岁了。

近些年，鸿定入藏百余方先秦秦汉古印，日夕谛视，真气相激，促使他重拾刻刀，并尝试在各种材质上奏刀。玉器、玛瑙、水晶、琥珀、竹根、象牙、青铜、金银器，不胜枚举，无不气贯足，光华夺目，连部分印章盒都是自己手制的，无与伦比。所谓气收自觉忽平，神敛自觉言简，容人自觉味和，守静自觉天宁，对于鸿定先生来说，便是他自然的心性与习惯，由之贯注眼底心中，奏刀有如神助，华彩纷呈。而整体气质不偏不倚，更加祥和清宁，放在

也“吃饭不积极”，有时很晚才来就餐的。有几次我看到他独自坐在最无人问津的一隅，一旁的服务员已在收拾桌子、扫地了，便跑去问他饭菜凉了，要不要热一热，他说没事的，解释说先前在忙手头的工作，不知不觉超时了，变成废寝忘食了。

从履历看，陈伯老1927年出版第一部中篇小说《学校生活记》，在他91年的生命履历中，连续75年投身于儿童教育、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，直至生命最后一刻。他的童话集《一只想飞的猫》，评论集《儿童文学简论》，翻译作品《绿野仙踪》《小夏蒂》《出卖的人》成为儿童文学宝库中压箱底的至宝。他的文学视野、他的博才、孜孜不倦、惜时、自律都是极其罕见的，他对儿童和儿童文学事业

一位清澈、透亮的前辈

秦文君

校生活记》，在他91年的生命履历中，连续75年投身于儿童教育、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，直至生命最后一刻。他的童话集《一只想飞的猫》，评论集《儿童文学简论》，翻译作品《绿野仙踪》《小夏蒂》《出卖的人》成为儿童文学宝库中压箱底的至宝。他的文学视野、他的博才、孜孜不倦、惜时、自律都是极其罕见的，他对儿童和儿童文学事业

婴戏图 (纸本设色)

郑明轩

陈伯吹先生亲手创建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，今年满40年了，硕果累累，恩泽众多后来者。我作为文学受惠者之一，有幸先后五次结缘于陈伯吹儿童文学奖，其中《大狗喀啦克拉的公寓》获大奖，2017年，我荣获了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年度作家大奖，到了2020年，还受邀担任了陈伯吹奖的终评评委。在我心目中，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是清雅、纯粹、坚守文学之道、弘扬文学之美的奖，它有特色，有境界，有高度，愿它永远秉承陈伯吹先生的清澈透亮的精神气质，高雅宁静，卓而不群，焕发独特而恒久的文学光芒。

十日谈

为小孩子写大文学

责编：刘芳

去蓬莱阁、刘公岛等名胜古迹游览时，搀扶陈伯老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身上。

